



高长梅 尹利华 主编

90_后青春的荣耀 先锋作家二十佳作品精选



我的缥缈时光

岳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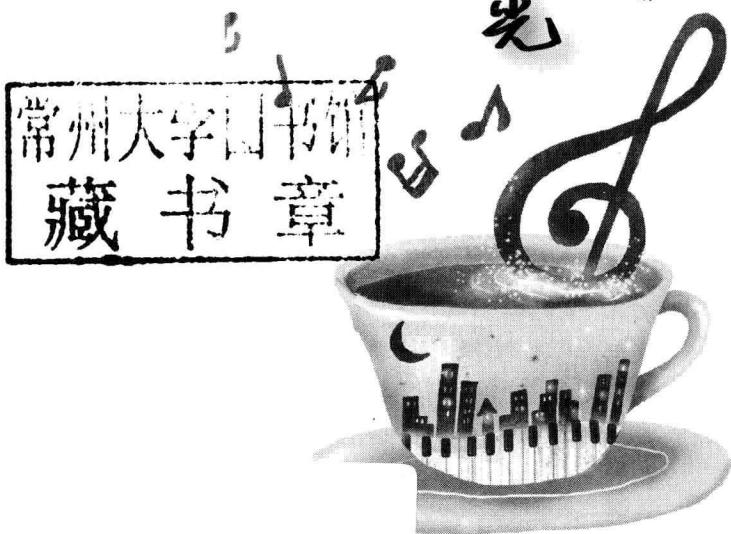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青春的荣耀·
90后先锋作家二十佳作品精选
高长梅 尹利华◎主编

我的偶像时光

岳冰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缥缈时光 / 岳冰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5

(青春的荣耀 : 90 后先锋作家二十佳作品精选 / 高长梅, 尹利华主编)

ISBN 978-7-5108-2156-1

I . ①我… II . ①岳…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3844号

我的缥缈时光

作 者 岳 冰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 行 电 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0.75

字 数 13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156-1

定 价 26.00 元

小荷已露尖尖角（代序）

高长梅

长江后浪推前浪，是自然规律，也是文学发展的期待。

80后作家曾风光无限——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大批80后作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力军，他们全新的写作方式、独特的语言叙述，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追捧。

几年前，随着90后一代的成长，他们在文学上的探索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6年，《新课程报·语文导刊》（校园作家版）创办时，我在学校调研，中学生纷纷表示，希望报社多关注90后作者，多培养90后作家。那年年底，我在南昌参加中国小说学会小小说年度排行榜评选时，与学会领导和专家聊起90后作者的事，副会长兼秘书长汤吉夫教授对我说：看现在的小说创作，80后势头很猛，起点也高，正成为我国小说创作的生力军，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你有阵地，就要多给现在的90后机会，文学的天下必定是属于新一代的。副会长、著名散文家、文学评论家雷达博导，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编审都高兴地表示，今后会逐渐关注这些90后的孩子，还表示可以为他们写评论。2007年年底，中国小说学会在报社召开中国小小说年度排行榜评选会议，几位领导还专门询问90后作者的创作情况。

2009年，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解放军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周大新到报社指导，听到我们介绍报社非常重视90后作者的培养，而90后作者也正展现他们的文学天分，报社准备出版一套90后作者的作品选时，周主任静下心来仔细翻阅那套书的部分选文，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并表示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他一定尽力。周主任的赞赏让我们备受鼓舞，专门在报上开设了《90先锋》栏目。这个栏目一推出，就受到90后作者、读者的欢迎。

2010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学者，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宏甲到报社指导，见到报社出版的《青春的记忆·90后校园文学精选》及报上的《90先锋》专栏文章，大为赞赏，并称他们将前程无量。之

后不久,我们决定出版《青春的华章·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这套书收入18个活跃的90后作者的个人专集,也是90后第一次盛大亮相。曹文轩、雷达等为高璨作序,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少君、张立群为原筱菲作序,著名评论家胡平为王立衡作序。此外,还有一大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如刘建超、蔡楠、宗利华、唐朝晖、陈力娇、陈永林、邢庆杰、袁炳发、唐哲(亦农)、孟翔勇、倪树根、李迎兵、杨克等都热情地为90后作者作序推荐。他们在序中都高度评价了这些90后作者的创作热情、创作成绩。当然也客观地指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90后作者的成长也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加入了省级作家协会,尤其是天津的张牧笛还于2010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他们以自己的灵气、勤奋,正逐渐走向中国文学的前台。

张牧笛、张悉妮、原筱菲、高璨、苏笑嫣、王立衡、李军洋、孟祥宁、厉嘉威、李唐、楼屹、张元、林卓宇、韩雨、辛晓阳、潘云贵、王黎冰、李泽凯等无疑是这一代的代表。这其中我特别欣赏原筱菲。她不仅诗歌、散文等写得棒,美术作品别有特色,摄影作品清新可人。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2700多篇(首、件)。还有苏笑嫣。不仅诗歌写得好,小说也受评论家的好评。尤为可贵的是,她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行走文学,却不去借助自己父母的关系走点捷径。还有张元。一个西北小子,完全凭自己对文学的执着,硬是趟出自己未来的文学之路。还有韩雨。学科公主,加上文学特长,使得她如鱼得水。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曾发表文章将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群体细分为“70年代人”、“80后”和“90后”。他评价,90后尚处于文学爱好者的习作阶段。从创作来看,青年作家普遍对重大历史事件有所忽视,对重要的社会问题明显疏离,这使他们的作品在具有生活底气的同时,缺少精神上的大气。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年刚刚崭露头角的90后有着不输于80后的巨大潜力。(转引自《南国都市报》2012年9月18日)

但不管怎样,成长是他们的方向,成长是他们的必然结果。

这次选编这套书,就意在为90后作家的茁壮成长播撒阳光,集中展示90后作家的创作实力。我们相信,只要90后的小作家们能沉下心来,不断丰富自己的阅读以及丰富自己的社会积累,努力提升自己写作的内涵,未来的文学世界必然会有他们矫健的身影和丰硕的成果。

我们期待着,读者也期待着!

目 录

一 目光里的整个世界	001
二 从圣诞节开始的	008
三 这是爱吗	015
四 我和你	027
五 生死两茫茫	035
六 一切的你都是你	041
七 被花海淹没	047
八 望望的妈妈 落忆的无奈	053
九 悲伤万劫不复	058
十 寂寞游子心	066
十一 心灵的那颗明媚种子	070
十二 阴谋	077
十三 毒杀	083

十四	连环	090
十五	开悟	096
十六	臆想中的真相	100
十七	了结	105
十八	缄默	109
十九	花开过处 回味依然	113
二十	如果真的可以	117
二十一	相逢何处忙归去	121
二十二	殇	125
二十三	怅然若失	129
二十四	谁主沉浮	131
二十五	我的弟弟我的家	136
二十六	梦里蝶舞天涯	139
二十七	裕忏忏的话	143
二十八	最后关头的决定	147
二十九	醒来是新的生活	153
三十	在家里的最后一晚	156
	尾声	160



一 目光里的整个世界

在我的幻想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芬芳的季节，艳在枝头香在群岭，我踏着叮咛的泥迹，漫步在这恰似天堂的美丽中。正前方有若隐若现的杨柳岸，岸上落英缤纷。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催促着我：“跑过去吧，跑快点。”是谁的手常常有力地握住我，带着我飞快地向前跑去。柳絮飞出漫天的美好，落在湖水里闪出晶莹的光。我的心和水相融，招引蝴蝶荡漾不安的心湖……

正在这个年龄的人总会用一些华丽的句子来描述自己的想象。尤其是在上课的时候，思维会像是一团烟雾随着春天吹进来的风飞得老远，抓都抓不回来。

“肖若儿，肖若儿。”同桌轻轻地唤我，用手势告诉我老师正提问我呢。我有点尴尬地站起来，尽可能地逃避田老要杀人似的目光。田老的脑袋瓜子是正方形的，生气的时候会变成梯形，跟变形金刚似的，老神奇了。

对了。我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孩子。老师不喜欢我，朋友也很少。现在初中生最可爱的女生的形象应该是规整的高高扎起来的头发，上课的时候桌上会有笔记，认真看着老师的眼神里会射出一道聪慧的光。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当不了一个楷模一样的人物了。

“肖若儿，你听课状态绝对不行，都快期末考试了，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叫我说你什么好呢？”田老又皱眉头了。

我悠悠地听着，任凭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可我的视线没在田老硕大的脑袋瓜子上，注视的是没有任何风景的窗外。我的耳朵好像有一个很好的解脱了，因为好像一个天使在我的耳旁轻唱，甜美轻柔的声音让我温暖地沉醉，声音不大但足以掩盖住田老白铁皮般刺耳的说话声。估计田老没说好话，因为我看见路诚回过头来，与我的目光交错，那目光里深表同情。我还隐隐听到同桌念咒似的给我打气：“别哭，别哭，别哭……”

放心，我亲爱的傻瓜，我心灵没脆弱到那种程度。虽然平时总是眼泪特别多，伤心和不伤心的时候都会掉下来。

他们都说肖若儿可真是太奇怪了啊。

我也从来没在乎过田老和周围的一切的一切，我讨厌他就像他讨厌我一样。好学生当不了就安心地当我自己的差生了，一点负担都不用有。

下课的铃声终于在我热烈的期盼中打响了，我很清晰地听到，田老拿着他那不知用了多少年的脏兮兮的破书走出教室了，可能从街头地摊批发来的劣质皮鞋踏在地上叮咣响。

对。肖若儿真不是个好孩子。最起码不符合学校里定义的好孩子的标准。我不喜欢学习。讨厌一切强制性的东西。虽然这种强制性大家都不喜欢，有的时候就是不服表现得太明显了，导致老师也不喜欢我。同学们还都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

我努力把他的样子从心里删除，否则一整天的心情都不会爽。准备出教室的女生们路过我这儿都重复着同样一个动作，那就是大大咧咧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肖若儿你保重啊！”同学之间永远都是阶级同志，一个动作表达着愿我代表她们同田老对抗到底的真挚愿望。

不过还是有优秀生抬起头来，看我一眼的眼神里有着难以捉摸的一

种同情和鄙夷交织的神情，唉，这个时候好女生和坏女生之间那种微妙感觉大人一定都不能理解，万语千言难以形容。

我拨拉一下刘海，仰起头，微笑着看她一会儿。她一惊，然后低下头继续算数学题了。随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同桌的嘴一直在动却始终没能听清在说什么，因为那个天使又继续她的歌声了。在我问若干个“你说什么”之后，他歇斯底里地冲着我吼：“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

“嗯，这回我听见了。”我这样说，同桌却扑哧一声乐了，说肖若儿你果然好奇怪啊。我想可能是这样吧，我爱幻想的嗜好是与生俱来的，就像人要吃饭那样不可缺少。但就是这样让我很另类，并且有点神经质，让我有点幼稚也有点未老先衰。

但我还是比较庆幸我有这样的习惯。我就想吧，如果把我想过的一切写成童话，不不不，应该是武侠。

有时候果然差生受到的待遇太不好了。谁也不是想当差生的。真是想想就难过。

去田老办公室就像一个仪式一样，一个月都要进行几次。我实在不喜欢那个地方，洋溢着臭袜子味，使我的鼻子备受折磨。一个年组就这么一个男性老师，一个人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多少还有些孤独。

孤独……

是啊。但是我们的孤独是不一样的。

走出教室时，路诚叫住我说：“别太倔了，装还不会吗？”说话时，眼里闪现的是粼粼的纯洁之波。目光真是个好东西，是微妙美好又能让人虔诚接受的关怀。

不知路诚在我的生命里应该是怎样的存在。他的目光总像是施舍式的同情，但也总会是给我多多少少的温暖。我感激地看了一下他，往办公室的方向走了，他朝着我微微笑了一下。





这样想着，我优哉游哉地逛荡到田老办公室。推门一看，裕忏忏正恭恭敬敬地接受田老的“洗礼”，那个野蛮到白天见鬼的少女在田老面前竟如此地点头哈腰，心里暗暗觉得好笑，这样的裕忏忏真可爱，又温柔又体贴的，要知道她平时可不是这样。

心情在这个时候就变得无比愉悦了。真是肖若儿的死党，连挨训都在一起。

田老的脸变换为矩形，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地四下翻飞。老实说，我还是比较同情裕忏忏的命运的，同时也佩服她的乐观主义。那脸上的快乐笑容看起来比田老还阴险。

这时田老承上启下地说了句：“行了你走吧，肖若儿你过来。”裕忏忏走出回头冲我扮个鬼脸，也许是以回敬的方式幸灾乐祸吧？我真想走过去一把掐死她。再吼她一句。

田老看着我一反常态地笑起来，都快抽筋了。我正纳闷这叫皮笑肉不笑还是笑里藏刀呢？我木讷地听着他的训话，并渐渐感到四肢无力。从经受折磨到从记忆里完全删除的过程中如此消耗能量啊。语文课正进行一半，老师声音轻轻地说一声：“回去吧。”我给不同的老师以不同程度的病态印象，语文老师也不例外吧？但她是唯一给过我温柔的老师。她说过我的眼神很忧伤，像她的女儿。

同桌大大咧咧地给我一下子，问我在田老办公室情况进展如何，我没搭理他，一笔一画地记下老师写的板书。他好像自言自语：“想开点儿，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年轻人。”我侧过脸去看他，感叹好败类的一个小痞子啊。

前桌把我的笔记本抢了去，看了一下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摔在我的脸上说：“什么破字呀！”就这样了吧，早在很久以前，就习惯这一切了。其实也很佩服前桌那孤傲的姑娘，成天板着脸累不累啊。我突然想到幼儿园时候那万千的宠爱了，那些太奢华的东西，自从父母离婚



后，再不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

一滴泪在我的眼里徘徊，却始终没有落下来。同桌碰我一下，我还是没理他。他把一本笔记放在我桌上，说一句，“裕忏忏给你的。”

那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走自己的路，叫别人打的去吧！”我看裕忏忏特妖孽地冲着我乐，估计她又是在想“同是天涯沦落人”了。也就是这一瞬间，老师气愤地拿起她藏在语文书后的东西，在我们同样一愣神的刹那，不留情地一撕，碎得满地都是。

老师们都是这样，一点挽回的余地都不给我们留。无论犯了什么错在我们的世界里总要慢慢探索着来，何必在我们心灵划下一道新的伤痕呢？

裕忏忏无力地蹲下去，捡起地上的纸片，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是裕忏忏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充满着美好的她原创的科幻小说。每天都是它们支撑着裕忏忏走进学校来的，才有动力学这么无聊的东西。

议论声一片，不知谁说：“该呀，她早就该有这一天。”

我悲哀地看了那个女孩儿一眼。

他们怎么能知道它有多重要呢？它对于我的朋友来说，和一张高分的试卷对于同学们是一样珍贵的东西啊。然而却是一边收到那么多的宠爱和赞扬，另一边是挖苦和打击。

这太不公平了。

大家同样觉得裕忏忏和我一样上课下课只知道写小说神经兮兮的。我的心不由得痛了起来。仿佛被什么撞了一下，和裕忏忏的心，共振许久。裕忏忏是我活这么大过程中唯一让我有心痛感觉的朋友，她所给我的一切都让我幸福让我难以忘怀。有自己的爱好，并能一直做下去，在学校里与众不同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他们怎么就知道呢？

带着蒙眬的泪眼，她还是回头看我，那目光充满埋怨，好像在说，若儿，你为什么不救救我？我在心里说，对不起，我脆弱得自己都救不了自



己怎么能够救你呢？爱莫能助，爱莫能助啊！

那目光里有无限温柔的守候。“对你的关怀一直都在呢。在你的左边，在你的右边，在你的无处不在。”我在心里这样说。

中午下雪了。雪舞得漫天都是。下午，我已无心再听老师讲课，铃响后，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分外好听。远处，路诚一个人徘徊着。

我看着他，看着他抬头接受我的目光，并没有回避，我看到他儒雅的微笑了呢。我用我的目光告诉他，路诚，我看着你呢，我一直看着你呢，我用我的目光捕捉你，你逃不掉了。

他低下头去，用树枝在地上写着什么。他上楼时我潜过去看，那分明是“肖若儿”三个字，是路诚写的啊！无限的幸福将我塞满，由不得我多想就已经沉醉。我头一次觉得，我的名字写出来是如此好看。我没太留意，名字后头还有另外两个字——“加油！”

晚上放学，雪还是在飘着，天已经黑了，笼罩出静谧的场景。悠悠然逛在不知走过多少次的回家路上。身后有很轻的声音唤我：“肖若儿。”

“路诚！”有一丝浅浅的惊讶，伴随着挥之不去的喜悦。他快走几步，我后退几步，与他并排走着。路诚的眼睫毛上落了一层雪，把眸子的深处衬托得格外晶莹。

看着夜色，他很突然地对我说：“肖若儿，如果现在有一个歹徒出现，是先绑架你还是先绑架我呢？”我开着玩笑跟他说：“可能是你吧？至于为什么，我还说不清楚。可能我觉得我比较不值钱……”路诚说：“为什么不是肖若儿呢？肖若儿有着那么温柔脆弱的外表啊。比较好绑。”我语塞，从来没有人把这么奢华的词语形容在我的身上，想说的话是，若一旦真有歹徒绑架我的话，路诚会拼命保护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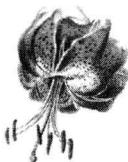
我就想啊，歹徒怎么会绑架我呢？他有这心也没这胆啊，我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腐败气息，绑架了之后往哪里卖啊。同时也想，天时地利人

和衬托着这个时刻，怎么会有歹徒出现呢？

路诚就陪我一直走，一直走下去，离我的家越来越近。我不禁问他：“你家在哪儿？”他伸出胳膊指给我看，那是我家，四楼灯最亮的那个。我抬头仰望，余光看见他灿烂的一笑。路诚的家和我家只隔一栋楼。

路诚的笑里全是温暖，这样，淡淡的最好了。





二 从圣诞节开始的

今年圣诞，正赶上双休日。晚上，打电话给忏忏，想找她去玩。裕忏忏告诉我，今天不能和我在一起了，她们一家正在外面吃饭。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颤了一下，她好像也觉察到不应该说到她们家，于是补了一句，我明天一定给你补上。你要乖乖的。

“你要乖乖的……”

先交代一下，前年我爸妈离婚了，因为他们总吵架，去年我爸因打人被带到局子里了，我和奶奶在一起过。我爸喝酒之后就爱打架，在家里打，在外面打。进去之后我和奶奶的生活开始变得很平静了。

我是个绝对自由人，奶奶对我很好，对我很宽松，总是大彻大悟地和我说，人到世间走这一遭，干嘛总出难题自己难为自己呢？

于是也从来不问我学校的一切，每天能看到我就很满足。她说了，要善待生命里一切与你有关的人，要创造暖暖的爱。我那个时候不明白，后来想起来，都会落下复杂的泪水来。

难受的时候我就会和奶奶说，我不去上学了好吗？我就在家听你说话，我觉得你的话可比老师说的话有用多了。

她会笑着回答说：“去吧，孩子，我又能陪你多久呢？”

我和奶奶是两个孤独的人彼此相爱。我明明知道的。可有些时候就是会让她难过。我也渐渐觉得自己像老师们说的那样是个烂人，我只

有能让奶奶难过的事，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就像，这么一个日子我怎么能愿意在家里待着呢，这里的一切都死气沉沉的。于是我平淡地对奶奶说声我出去了，来不及让她问我声去哪里，我已经摔上门走了。

街上一片温馨情调，可爱的彩灯闪啊闪，美得让我心里发酸。都是一同出游的，只有我是一个人。从现在开始想念，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在每一个圣诞节都是带着我出去的。他们买银白色的发冠带在我的头上，我就像公主一样幸福着了。可那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吧？

感情是人世间最脆弱的东西。总是从很浓郁变得越来越淡，最后再也找不到了。就像从前，家里一切都好的时候，家里的生意没有败落，很富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俩能像现在这样。人的心灵就那么不堪一击，变穷后一切都没有了，包括当初那么温暖那么坚固的爱……

不不不，我告诉自己，肖若儿你应该相信他们的。

身体无指挥地四处游荡，徘徊到了一家小书店旁。反正也闲来无事，出于一种敬畏的心态对时间的消耗，我走了进去。冷冷清清的，放着很好听的曲子，欣赏者却只有我一个。



我翻着一些治愈风格的绘本，心慢慢温暖起来了。于是我又上路了。

出了书店的门，我向着热闹的商业中心方向走着。甜蜜的一家三口与我擦肩而过，每路过一次心就被刺痛一次。

对不起，我也想我的家了。

不止一次的，梦里会回到那里去，一开门有一桌好吃的饭菜，爸爸妈妈奶奶全都微笑着等我了。

妈妈用请求的口吻问我：“若儿，一个人走路不孤独吗，和你弟弟一起吃顿饭好吗？”这种情感让我泪流满面，有太多的埋怨却什么都说不出。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看我？当初你为什么不说一声再见就离开了？



你为什么给一个不是亲生的男孩子的爱比给我的都多。我才是你的孩子啊！不公平的一切，让我遍体鳞伤，伤得我麻木直到不知道别人爱我不会去爱别人。

那个甜甜样子的男孩问我：“姐姐，你怎么哭了？”我长叹一口气，想你说我怎么哭了，你抢走了我的母爱还问我为什么哭了。旁边那个男的也终于憋出一句话了：“和我们去吧。”

男孩也说：“那个餐厅的东西很好吃呢。”看我点下头后，男孩高兴地把小手向我伸来，我就是再不情愿也得握住。我的手握着另一个孩子的手。我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男孩拉着我就往前走，两个大人变主动为被动在后面屁颠屁颠地跟着。想他们此刻看我的目光一定极为复杂，怕那表情太难看所以我一直没敢回头。这段路走得始终很尴尬。

那个豪华的西餐厅曾多少次出现在我向往的梦里了？那气派和场合是我所无足奢望的。我们家有钱的时候我们三个都没一起去过。真是没想到，今天却以如此现实的方式走进来了。正在播放的歌曲叫作“平安夜”吧？记忆追溯到很小的时候妈妈教过我唱的。而现在，早已模糊不清了。歌词是什么来着？

男孩活跃地叫道，我要水果比萨，我要香蕉奶昔！然后又转过头来问我，姐姐要什么？

“和你一样好了。”我淡淡地说。

一时间没人说话，气氛尴尬得很。我妈妈的男人皮笑肉不笑地说：“肖若儿胃口好大，和男子汉吃得一样多。”

见我没搭理他，也没有继续自讨没趣下去。我妈妈看看我再看看他，迟疑一下说：“你和你弟弟在这里好好待着啊，我和你叔叔出去逛逛。一会儿回来啊。”

“那不送啊。”我说完这句话，男人的脸拉得比驴脸还长。